



何处问乡愁

□程远河

立春的前夜，我又梦回故乡。醒来，梦境历历，连梦里说的话都记得一字不差。坐起，推醒身边睡着的父亲，我俩追忆了一会儿乡村旧事，感慨了一番。

对面楼上的钟敲了三下，提醒我仍是深夜。很快，父亲起了鼾声，而我的思绪却如清泉，又流向山后那个小村庄。

母亲走后，父亲便在乡村和城市来来去去，但在他心里，申洼村那个土屋才是他的家，不管我待他多好，他的心总在乡下，农闲时来我这儿度假般过些时日，农忙时又回去和他乡间的子孙奋战在田间。特别是春节，他是必须在老家过的。

因为父亲的固执，年关将近，冒着风雪严寒，我带着全家赶回老家。

又可以看到那野和麦田了，孩子们兴致很高，而我也突然心有所动，想趁机带他们走走我少年时走过的路。

先到村西的苇园。这里是小溪的源头，去年雨水多，干涸多年的小溪复活了。天虽冷，小溪却没有上冻，水流汨汨地穿村过寨。我告诉孩子们，小溪干涸时曾是他们祖母的菜地，也是春天的源头，溪边草先青，树先绿，村子里才有花开春暖。地里那畦菠菜是春来最重的一抹绿色。菜地那一边，是我放牧的地方。当年，草尖上的露珠，映照着一个十二三岁少年的脸，翩翩蝴蝶，栖落在牛的肩头。我曾问翻飞的燕子，它南方的主家可也有如我这样托腮凝思的少年？

孩子们起初将信将疑，最后雀跃起来：找到爸爸的童年了！我指着溪头那株老柳树告诉他们，最多再有一个月，它将由老且变成青衣。

我们继续走。路旁的干草轻抚我的裤腿，似问，可是当年的少年归来？路旁的石子洒落过我的汗珠，如今踏在脚下别样亲切。孩子们边走边问：“爸爸，我们可踩住了你小时候的脚印？”

到下沟，溪水跌落成瀑布，溅起许多水花。水花落到干草上，结成了晶莹的冰挂。孩子们用树枝敲打着悬崖上的冰凌，拿一块含在嘴里，手冻得通红笑声却不停。

过了石桥，进入八里沟。土窑洞还在，只是不见当年那些垂垂老矣还能担水打柴的居民了。石崖根部的泉眼被滑落的泥土和石块盖住，只能看到清水一滴滴渗出。这是少年时我的驰骋之地，如今跟在我身后的，已经是另外一群少年了。

这山间本来有路，没有人走，路便荒芜了。山道弯弯，杨柳轻扬，成了永远的记忆。孩子们天真地认为能重复我的少年，他们哪里知道，回首已无来时路，不同的人怎能有一样的生活呢？

终于到达我就读的小学。有围墙进不去，我只能透过窗户的缝隙指给孩子们看我上学时的教室。水泥黑板早已剥落，用做讲台的土台子也已塌陷，只有那一圈砌起的青砖还能让人想象到它旧时的模样。我告诉孩子们，我当年就坐在第三排靠窗户的位置，窗外的梧桐树上有一个大鸟窝，不远的花池里没有一朵花，只有一棵小柏树。隔壁老师办公室里的那张床，只剩下架子了，那上面总放着我们的作业本。

孩子们瞪大眼睛四处搜寻，试图找到我曾在这里的痕迹。末了，他们只在房梁上发现有“春到人间”四个用白色粉笔写成的模糊的大字，任谁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个孩子的笔迹了。

我们至少走了二十里路程，到家时迎新的鞭炮声已响成一片。晚饭后，我一个人沿着新修的大路走向后坡。站在这里，能看到城里的天空被映得透亮。如果不回来过年，那万家灯火中该有我小小的一盏呢！只是，我的根究竟在何处呢？

虽然在城里生活了多年，可一身土气一口乡音，城里人总把我看成乡下人；回到乡下，乡亲们又把我当成外乡人。村里我不认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虽然他们的父辈曾和我形影不离。山川依旧，人事不同，我执著的追寻是否会不知归属呢？

三天后的夜晚，我在院子里见到了一弯新年的月牙，竟觉得没有少时见过的美了。月亮才不管我是满足还是失落，它自在圆缺，遍洒清辉，照着这大地，这人间。

无雪的冬天

□寇俊杰

刚过小雪，父亲就经常做一个怪异的举动，他只要一出门，就站在院子里不时地向天空张望。特别是在阴霾的天气里，他左看右看，像是晚上睡觉落了枕。我也跟着向天空看，但灰蒙蒙一片，除了偶尔有一两只麻雀飞过之外，什么也看不到。这时，父亲就低下头，轻叹一声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阴了这么多天，不知雪什么时候下……”

转眼到了大雪，太阳还是暖暖地照着。正是农闲时节，年轻人外出打工了，老年人拾些树桩、树枝和做家具时剩下的边角料，在大门外拢一堆火，边取暖，边说古论今。妇女们把衣被搭在晒衣绳上，也拿了毛线、鞋底，聚在一起。她们手不闲嘴不停，不时还会发出一阵阵笑声。孩子们则找一个墙角，顺墙站一排，往墙角那儿挤，被挤出来的站到后面继续挤，看谁能挤到墙角待的时间长，我们叫它“挤角儿”，是小孩子冬季取暖常玩的一种游戏。

这样的场面虽然祥和美好，但还是挡不住父亲的忧愁，他还会向天空张望。旁边的老人对他的动作似乎也习以为常，在他望了几次后才说：“还不到冬至，怕什么？”“往年这时候就下雪了呀！记得刚实行责任制时，有一年还没立冬就下了一场大雪，把我刚搭

成的猪圈都压塌了，差一点儿把猪压死。后来还下了好几场雪，第二年小麦收成好，家里的粮仓都盛不下了。”父亲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“去年也不差嘛。再说现在家家有余粮，就是绝收也不会饿肚子。”老人们议论纷纷。父亲说：“谁怕粮食多呢？咱们庄稼人不是要把庄稼种好嘛。”

不下雪的日子，父亲往麦地里去的次数格外多，看着麦苗泛黄，他着急；看到有的叶尖干枯了，他更着急。只有猪圈的粪该出了，他用架子车把粪拉到地里，围在麦苗旁，他的心才会放下。父亲一次次地看天，一次次地失望。冬天的麦子不能浇，怕冻，只有雪水慢慢地浸润，麦苗才能长得好。无雪的冬天，父亲一下子老了很多。

“冬雪雪冬大小寒”，父亲数着冬天的节气过日子，像小麦一样经受着无雪的考验。直到过了立春，老天才像忽然想起来似的，下了一场雪。天暖了，雪落地就化，雪水迅速地向麦根聚拢，但还是有些晚了，那年的麦子比往年少收了一半。

那年是1994年。收完麦子，父亲病了，胃癌晚期，做了手术，但他还是在那年秋天走了。

1994年的冬天，雪下了好几场，落在父亲的坟头，厚厚的。我想，父亲一定在笑……



如花的毽子

□张梅

有些游戏，回想起来，心底便涌起暖意，踢毽子就是。

三五个孩子围成圈儿，一个小小的毽子在他们的脚尖起落，他们的乐趣，只有身在其中或是拥有这样回忆的人才懂。

踢毽子，可以说是“中华老字号”游戏了。“垫以皮钱，衬以铜钱，束以雕翎，缚以皮带”是《燕京岁时记》中关于毽子做法的描述。雕翎不可得，我们便用家禽的毛代替。鸡鸭都是自家喂养的，取翎也比较方便。

每到年末，我就在父亲耳边念叨，若是杀鸡，一定要记得留下做毽子的鸡毛。父亲就会趁鸡被放入沸水中除毛前，选取其尾部漂亮的毛，硬生生地拔下来交给我们。若逢红白喜事杀鸡，我们也要大人将好看的鸡毛存着，留到冬天做毽子。

白公鸡的毛极美，可遇而不可求，做出来的毽子好看，如同一朵盛开的白菊。那些“大红冠子花外衣，油亮脖子金黄脚”的大公鸡的毛，插进鸭毛管中做成的毽子，踢起来也非常好看。

那时还没有现在孩子喝饮料用的各色吸管，鸭毛管就和吸管差不多粗细。鸭毛晒干后存下来，扎成一束，可以换给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。鸭毛管只取其根部两三厘米长，剪开约一厘米，掰开，压放在用布包好的铜钱上，用针线钉牢。

铜钱是有的，那些铜钱被外婆存放在旧碗橱上的小罐中，总是能被我发现。铜钱原先是一串，当年幼的我发现这些外圆内方的铜钱还有这样的用处，于是这些被外

婆收藏多年的铜钱自然就逃不了做毽子的命运。随着我童年时光的结束，这些铜钱也所剩无几了，不得不用父亲从车间带回的铜钱般大小的铁片做毽托，无奈太重，不如铜钱轻重适宜。

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记载的童谣曰：“杨柳活，抽陀螺。杨柳青，放空钟。杨柳死，踢毽子。”杨柳叶枯，等来了踢毽子的好时光。毽子在我们的足间跳跃，轻轻一掂，一扬，一拐，一扣，总是能轻盈地接住，在落地之前，一个跳跃，毽子在胸前画出一条优美的弧线，眼看着就要落地，一个侧身，便稳稳当当地落在脚面上。我们踢着，跳着，笑着，冻得僵硬的四肢开始暖和起来。

未到北方度夏之前，我一直以为踢毽子是冬天的游戏。去年7月，江南赤日炎炎的季节里，我去了北方城市锦州，常在午后去住处不远的儿童公园。说是儿童公园，简直是老年人的乐园，吹拉弹唱的，扭秧歌的，下棋的，还有就是三五个人围着踢毽子的。

这个北方城市夏日气温高时不过30℃，与南方的酷暑相比，简直不值一提，可在盛夏悠闲地踢毽子，让我这个异乡人大开眼界。东北的毽子可比我们儿时的毽子个头大得多，上面插着几根染过色的鹅毛。鹅毛挺直，不如鸡毛柔软，做出的毽子也就没有鸡毛毽子轻盈，可是到了那些年过半百的老人的足上，依次传跳着，却跳出一股年轻态，跳出一股健康的精神气儿。

踢毽子的童年，幸福而短暂，转眼间孩子已是当初我踢毽子嬉戏的年龄，趁着午后的暖阳，我也要为孩子缝制一个如花的毽子……